

红

旗

飘

飘



8

中国青年出版社

8

红

旗

飘

飘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红旗飘飘(8集)

本社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7.25 印张 2 插页 169 千字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山东第 2 次印刷

印数 274,015—284,015 册

定价 9.50 元(平) 14.50 元(精)

目 次

烈士诗文抄	(1)
贡献给新诗人	邓中夏 (1)
带镣行	刘伯坚 (2)
囚徒歌	林基路 (3)
我的自白书	陈 然 (5)
无题	(6)
死前日记	贺瑞麟 (7)
最后一次见面	
——忆中夏	夏 明 (21)
忆秋白	杨之华 (26)
杨靖宇将军的故事	张麟整理 (65)
囚徒歌及其作者	方志纯 (90)
回忆香港大罢工前后	刘达潮 (92)
红色战士散记	李志明 (111)

我看见了八路军

——采访手记	黄 钢 (116)
凤凰山前的红旗	白 平 (142)
芦家窝棚遇敌记	冯仲云 (164)
难忘的日子，难忘的人们	刘燕瑾 (170)
飞行员大闹县城	刘 流 (184)
敌区工作记	张 翼 (205)
朱德同志在闽西的故事	凌 峰 (221)

烈士诗文抄

贡献给新诗人

邓中夏

莽莽洞庭湖， 五日两飞渡，
雪浪拍长空， 阴森疑鬼路。
问今为何世？ 豺虎满道路，
禽狝^①残除之， 我行适我素。^②

莽莽洞庭湖， 五日两飞渡，
秋水含落辉， 彩霞如赤炷。
问将为何世？ 共产均贫富，
惨淡经营之， 我行适我素。

① 禽狝(xiǎn)——狝，杀。狝禽，作为禽兽而加以杀戮。韩愈“送郑尚书序”，“乃草薶而禽狝之。”

② 我行适我素——适，归向。素，“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朱熹注：“素，犹见在也。言君子但因见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意思是说，我坚守我的革命岗位，作我所应当作的事情。

带镣行

刘伯坚

1935年3月11日，由大庾县狱中带脚镣经大街移
囚绥署候审室。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囚徒歌

林基路

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
一朝朝，一代代，
但见忧国伤时之士，
赍志含愤赴刑场；
血口獠牙的豺狼，
总是跋扈嚣张。
哦！民族，苦难的亲娘，
为你五千年的高龄，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
为你亿万年的伟业，还要捐弃多少忠良。
铜墙，困死了报国的壮志，
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
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
这森严的铁门，囚禁着多少国士。
豆箕相煎，便宜了民族仇敌。
无穷的罪恶，终教种恶果者自食。
难闻的血腥，用噬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1

我的自白书

陈 然

陈然同志是重庆《挺进报》中共特支书记，1949年四川解放以前，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于充满血腥味的、罪恶昭彰的魔窟“中美合作所”。特务逼迫他写自白书，也就是逼迫他当叛徒。他拒绝了。后来，他被逼迫得激怒了，写了此诗。重庆解放前几天，他被特务枪杀在重庆大坪。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无 题

1935 年某同志囚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墙上题有纪念柔石、殷夫等五烈士诗一首：

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里血，^① 一般鲜艳一般红。

^① 龙华以桃花著名。作为春天象征的鲜艳的桃花，是烈士们的鲜血灌溉、染红的。

死 前 日 记

贺瑞麟

贺瑞麟烈士，江苏铜山人。曾用过曾仁方、沈恕和小牛等化名。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烈士在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的组织与技术工作，并在下关、浦口、浦镇、九袱洲等地发动群众准备暴动。

1928年事泄遭捕，同年10月6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雨花台。同难者有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以及姚佐唐等烈士。

给姐姐、姐夫的信：

我现在是死了。为革命而死了！你们待我的一番热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同时也请你们不因为我而悲伤，而流泪。

在匆忙之中，你们几次的为我而奔走，我真是说不出的感激。从今天此时即刻起，我们永远没有再说一句话的机会了。我们就此长别罢！

我站在雨花台下，在机枪还没有转动以前之片刻，我，将死的我——你们的亲戚，一个飘流的孩子，还向你们有最诚恳的要求，我在没有拖出牢门以前，我忍着感情之水滴写在下面，千诚万诚的请求你们按照我的遗言，安排我的东西和未完的事：

一、我的包袱里有有用报纸包花线捆的一包东西，这一包是

我读过的书同几个本子，还有几个是我的朋友的，请你们好好的存起来。存在南京，不要带回家去。过不久会有一位姓 K 的朋友，他会到你们家里去拿。如果他去，请你们把这一包东西全交给他。千万千万！

二、我贴好邮票的几封信（在白小褂的袋中），请你们代投到邮筒里去。

三、我的东西，只要把上面说的一包保存好，别的随便怎样都可以。

四、我的尸身随便马马虎虎的埋在雨花台就够了，千万不要再麻烦。

五、我这用的钱，可以向我父亲说，我想他一定能设法筹办的。

不写了。姐姐！姐夫！我最后再叫你们两声。我托你们保存的用报纸包好的一包东西，你们千万要同我保存起来，静等我那位朋友来拿。祝你们永远的快乐！

瑞 麟 中秋节

8 月 15 日（1928 年 9 月 28 日）^① 星期 5 晴

今日是中秋节，是我“死前日记”的开始。

9 月日记预定的五十页还没有记完，昨天忽然逢到硯芬^②兄等死难的惨事。当我提笔写了昨天的一段日记，有一种使我

^① 原记日期是旧历，括弧里的日期是公历。

^② 史硯芬烈士，化名余晨华、严文；1927 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南京市委书记。1928 年调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工作，任沪宁线巡视员。同年 5 月 5 日在南京鼓楼被捕，9 月 27 日在雨花台慷慨就义。其遗骸葬于方孝孺墓西北，立有石碑曰：“余晨华之墓”。

不能制止莫名其妙的力，我不能再继续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去。

本来以杀共党始以杀共党终的我的“9月日记”，虽然只有短短的过程，似乎已到了结束的时代。如红的热血未干，砚芬的呼声又起，我狱中第四次的死前日记，一定无疑地结束在我被拖去雨花台之前，这是毫无疑义的推断。我只要负起最后几天的使命，把我预定的几十页之一部分，涂上些鲜黯不同的墨迹。此外我没有别的愿望了。

砚芬同志啊，你在雨花台下静候着我吧，我要穿起你青绿色的贡呢夹袍的一角，与你共赏雨花台旁的埋葬着冤枉鬼的荒丘的夜月。

自从9月22号下午二时起，我们被紧关着的号子忽然紧张起来。老杨请求交保释放不许。许多难友都停止了接见。在那几天，我们还以为是监狱又要搬迁，能在中秋节日，在所谓首都的戒严司令部要犯重地禁止窥探的小房之中，过一个中秋节。中秋佳节前，却霹雳一声，严厉检查得连开水都没有吃，随即把史砚芬等四人拖向雨花台枪决。从那一刻起，狱中的空气严肃得没有一分钟不在急剧的变化中。一方面，第一批犯人当日下午一定要搬家了。离情之外，反衬着一层私自庆幸，庆幸自己立即被决定了命运。同时，在最后一批同一案件的我与我的同伴孙津川君，不言而喻的证明了在不久之后也要与砚芬兄一样的被拖向南门，眼巴巴的就要与最亲爱的同志、最融洽的难友作殊死别。我从来没有流过泪水的，我不禁有几次潸然泪下了。

我的流泪半为砚芬兄的急遽不测的遭遇，半为即须分离的眼前的同志囚友们的感情的冲动而潜流。

我飘泊的生活已有十年了。屈指算来，这十年中我也别过最亲爱的友人远行，我也送过我最知己的同学离乡。死的活的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分手送别。至于与父母哥哥分手言别，更

不知有若干次了。我也曾为别离而依依不舍，为亲朋好友的远离而哭到不能自制。但那都是童年时代天真的人情之流的表现，总没有这一次伟大悲壮愤慨的死别的凄伤。

快将搬家的囚友同志们，纷纷把需要的东西打成包了，破纸碎片零乱地分散在黑色的地板上。荒凉的景象深深的印入我的脑海。我碎伤了的心扉呀，真是痛伤欲绝了。

啊，去了，去了！永远的别了！同志们最后的一次对望啊！千金一刻，今生此世只此一刻了。努力啊，努力你们的前途。我，我不久就要步砚芬的后尘而去了，到雨花台去了，永远的别了。祝你们早日成功。未来的世界终归是我们的。同志们，同志们，昨天黄昏时，他们被一大队士兵捆压着，站在一起，拿着行李要到陆军监狱时，他们眷恋着频频转首，瞧着伸头在木栏外的待死的我作最后诀别。一直到他们来与我拉手点头，作悲壮的永诀。我感觉到我的心立时碎了，我不能再立起了，我在凄暗的牢狱之内踱了几步，我慢慢的把身体曲下来，直到栏外人迹已杳，我才渐渐恢复了感觉，回到我杂乱的席子上来。昏昏沉沉的睡下。……

* * *

下午立超送来许多过中秋节的物品，嫩藕啊，石榴啊，月饼啊，馒头啊，许许多多；我连日拟定的遗书恰好今天写成。唉，姐姐啊，……

你们在昨天大杀共产党宣布“罪状”史砚芬兄的布告上，大概已有了预感吧。你们今天送来这许多东西，权作对我的奠仪。你们热爱我关心我的热忱，我完全领受了。请你们等候和瞧着吧，不日那处决我的布告的发出。……

8月16日(9月29日) 星期6

今天又安然度过我的生命啊！暂时得到了安息。一阵凉透身心的秋风，冷得浑身发抖。我去年的旧病又复发了。我的心胸不住地在燃烧。诚然，如果病死在狱中，我真太冤枉也！然而无聊的看守所长于夜间点名时，他一定要我吃药，好！如果你当真送来我也是吃的，但是你这种东西未免太缺乏政治常识了，你未免把我为贫苦人民斗争的战士看得太不值了，二号的犯人服毒是怕牵累了别人，我，要我服毒自尽，我怎么能够呢？在你的刀戟没有加在我的颈项之前，我决意立下为贫苦人民奋斗的责任，而有自暴自弃的**行尸走肉**，**游手好闲**，**小走狗**，你知道吗？

更深夜半，外边送来三个**犯人**。我的同案孙君很急促的把我从梦中促醒。他说：“**今晚我们逃了**，**就在夜里**，你看门已关起。”我不知是真是假，我只有坐起向**天井**中望去。阴森森的院中站满了持枪带刀的兵士，他们交头接耳唧唧啾啾在低语。我也有些莫名其妙了。几个士兵站在外边狠命的望着我俩。我只有简单的暗想，我们的案子与砚芬兄的有何不同，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严重，对我们如此的胆怯，要夜间干？！天晓得，我俩都重新睡了下来；原来是他们把几个犯人送进了我们的号子。我很吃力地平伏下兴奋了的精神，欲待重新去寻求那已失去了的悲绝的梦！花残事不复返了，断了的梦儿，永远没有再继续下去的机会，费尽了心机终于不能奏丝毫的效力！

8月17日（9月30日）星期日

又是不准接见了，狱中待解决的重要案件，除一批土匪便是我们几个政治犯。不知为什么，今天又不准接见。来探狱的人已经到了门口，可是却不能再进一步与犯人接见。无怪一般的囚友们要大惊小怪的了。提到狱中生活，就以现在而论，与别的看守所相较，并没有什么稀异的地方。为了作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而入狱，此种生活应该比任何种犯人的生活都要残酷毒狠虐待。因为别的犯人无非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下有些不大愉快的小动作，顶多在消极方面是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使之暂时不安。而我们则不然，不是扰乱，也不是妨碍，更不止破坏，而是大量的根本推翻，打倒，杀尽，消灭，并且严密的组织……此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说，毫没有可以变通的地方。事实摆在眼前，看谁要先下手。阶级斗争的行为中，哪里能容得下妥协与和平？共产党员对敌对阶级还有求饶与优待的希望？上述的梦都是少爷公子们作的，共产主义者任何虚幻的梦都是不应该做的，并且是不允许做的。事实是怎样，我只要用我正确的观察力，按照我一定的政治路线决定。……

日来七八个人的行为与态度都显得颓唐与消极，说深刻些，吃酒吃零碎东西。苟偷生事实难免。可是我是共产主义执行者，我无论如何再也不敢多吃酒了。这是我千金一刻的一刻了，我无论如何不能就此解体，直至拖向雨花台的一刻，我始终要保持我的规律生活。当多少吃酒的东西杂列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终于没有答出我心中的责备：“你是为了阶级的利益而死的，有何遗憾，你为何要这样自暴自弃？”我终于在这种情形下，卷起摆设酒杯的席子，来写我未写完的东西。后来又去看砚芬兄遗